

## 3张照片背后的“村晚”故事

■ 本报记者 刘梦晓

六罗村，一个坐落在胶林深处的海南小村庄，却在举办“村晚”这件事上坚持了34年。34年的坚守中，有哪些动人的瞬间？故事还得从3张照片说起。

### 第1张照片：“时髦”的年轻人

在六罗村文化室的墙上，一张1986年的老照片还原着该村第一次办“村晚”的情景：铁丝线在空中串起了彩条，白色的T恤，高腰阔腿的牛仔裤，年轻人跳着“迪斯科”。虽然隔了34年的时光，依然可以感受到当时这群年轻人的“时髦”。

“说起我们第一次办‘村晚’，还要先从村里通上电视说起。”今年50岁的六罗村村民邓伟忠是“村晚”的发起人。1985年，六罗村通上了电，有富裕的村民买来了村里的第一台黑白电视机。那一年春节，村民通过这台电视机，第一次看到由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。新奇、热闹、喜庆，尽管是黑白影像，但春晚却在村民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。

1986年春节前夕，在那大镇读初中的邓伟忠回到村里。想起前一年全村人挤着看“春晚”的场景，他灵光一闪：“我们为什么不办自己的春晚？”这个提议很快得到了邓瑞琴、王海明、庞国顺等同龄人的支持。2元、5元、10元……几个年轻人自发捐款置办道具服装，也吸引了其他年轻人参与。那一年，村里的年轻人跟着电视学，排练歌曲、舞蹈、小品，一共拿出了10多个节目。

王海明说，现在看来，当年的第一届“村晚”更像是年轻人之间的自娱自乐，却让他们回味了大半年。因此到了1987年春节前的几个月，大家不谋而合地决定继续办“村晚”。

如此办了几年，到六罗村看“春晚”，也成了临近村庄村民春节的一项娱乐活动。即便是1996年的春节，六罗村停电，村民也举着火把坚持把“春晚”办了下来。

### 第2张照片：“热血”的茅草房舞厅

1999年，六罗村的“村晚”连续举办到第13届。这一年村民们格外高兴，全因新的茅草房舞厅投入使用。

村民庞德福说，“村晚”成了每年春节村民最期待的节目，可遇到刮风下雨天，就要搭着油布棚演出，地上湿漉漉的，无论是表演还是看表演，都十分不方便。

彼时，庞德福接替邓伟忠的工作，成为“村晚”的组织者之一。1997年7月的一天，庞德福把几个主要组织者召集起来，开启了一场“头脑风暴”。“一开始大家想盖一个有舞台的大房

(本报那大2月17日电)

子，但因为费用较高很快就搁浅了。”庞德福回忆，既要省钱，又要建得像模像样，村民邓志波提出了搭建茅草房。搭建茅草房只需使用茅草、竹子，不仅材料好找，而且费用不高，村里的年轻人再出力去盖，不就能成了吗？

上过高中的村民邓冠东负责设计，他凭着在电视里见过舞台的印象，做出了图纸，并制作了模型论证可行性。得知六罗村的年轻人要盖茅草房舞厅，邻村种竹子的村民慷慨赠送竹子，更有村民贡献出了自家的拖拉机，让邓志波开着去几十公里外的荒地拉茅草。从平整土地到组织搭建，200多平方米、8米高的茅草房舞厅历时8个多月建了起来。

可是，茅草房舞厅仅使用了两年。2001年的农历二月初二，一场突如其来的龙卷风刮倒了茅草房舞厅。许多参与建造的年轻人跪在倒塌的茅草堆上，嚎啕大哭。

庞德福说，曾经也有村庄效仿六罗村办“村晚”，却因人心不齐、资金筹措不出等原因办了一两年就停了。“是举办晚会、盖茅草房舞厅这一件件事把大家凝聚在一起。一直到现在，六罗村这种民风淳朴、治安良好、团结友善的文明乡风，于每个人都是鼓励。”

### 第3张照片：“年轻”的文化队

2003年开始，六罗村村民小组组长邓少宏接手“村晚”组织工作。“过去年轻人到家家户户‘拉赞助’，有的人看他们是孩子不愿意给。但‘村晚’成了全村的大事后，又有村干部带头组织，人们捐起款来更慷慨。”邓少宏说。

“村晚”的举办也曾遇到阻力。2005年，六罗村的几名年轻村民和外村村民发生了矛盾，村里的老人担心在办“村晚”时发生冲突，极力反对当年办“村晚”。邓少宏既攘外又安内，和外村村干部做好村民的思想工作，又增派晚会安保巡逻的人手，让全村人吃了定心丸，晚会又继续办了下去。

那几年，压在邓少宏心头的还有一件大事，就是建一个水泥文化舞台。没了茅草房舞厅，大家又开始一年换一个地方，实在很不方便。”邓少宏做了预算，建一个水泥文化舞台需要8000多元，但2009年初次在村里集资只筹到了1600元。

“不能再等了。”拿着这些钱，邓少宏边组织开建边想办法。以前的“村晚”组织者听说了村里建舞台的事情，即使身在外地，也纷纷慷慨解囊，保障了舞台的顺利建造。

同一年，六罗村文化队成立，平均年龄近40岁的“娘子军”自发排练舞蹈，登上了2010年“村晚”的舞台。这一幕，也被记录在镜头里，成为佐证六罗村“村晚”发展的第三张照片。

(本报那大2月17日电)

“

儋州市六罗村，用34年自办“村晚”的“行为艺术”，在这个春节期间引发众多关注。

近年来，每逢春节，媒体上各种“返乡笔记”“春节感怀”的报道就会增多，大抵传达出对乡村凋敝、文化散失、环境脏乱等乡村图景的悲观情绪。而六罗村34年自发举办“村晚”的文化坚守，不啻于一股清泉，令人耳目一新。

34年，近乎两代人在超过海南建省办经济特区历史的漫长时光里，六罗村坚持做这件事，到底为什么？依靠什么？怎样做到的？带着疑问，海南日报记者蹲守六罗村，试图敲开六罗村文化坚守的“三重门”。

■ 本报记者 郭嘉轩 刘梦晓



# 乡村文化坚守的“三重门”

1重门

乡村文化如何“生根发芽”？

几个正在读书的年轻人受电视节目影响，操办起村里的第一届“村晚”，从此一发不可收拾

谈起34年前“村晚”的起源，村民异口同声——就是在外面读书的一群初中生捣鼓出来的。

1986年，六罗村几个朝气蓬勃的年轻人在央视春晚的影响下，筹办起村里的第一届“村晚”。铁丝上拉起彩纸，作业本上列出节目，煤油灯点亮场地，粉笔圈出舞台……年轻人自编自导、载歌载舞。

在这个当时只有400多人的小村庄，年轻人的激情令人不可置信：一无图纸、二无材料、三无技术、四无费用，在连续举办几届后，这群年轻人不满足于农家小院演出条件的局限，竟然想搭起自己的“舞厅”。

于是，这群年轻人开始自画图纸，自砍竹草，8个月风雨无歇，硬是搭建起一个高达8米、占地200多平方米的茅草房舞厅，并于1999年投用。

20多年过去了，从当年拍摄已经发黄模糊的茅草房舞厅的照片里，农村青年对文娱的渴望和执着跃然而出。这就是基层文化活跃、勃兴的动力，就是群众对优质文化生活的向往。

如今，当初那批充满激情的年轻人，大多已经转入幕后，将活跃的舞台交给了下一代。

“‘村长’的女儿5岁就开始登台跳舞，现在成了‘村晚’的主持人。”村民庞德福笑着说，“当年我们就是唱歌跳舞，现在的年轻人，各种乐器、小品，表演形式越来越多。他们现在还把城里学到的东西带回来，准备筹办戏剧节、电竞节这些。我们虽然不太懂，但从他们的劲头上，看到了自己年轻时的影子。”

六罗村村民小组组长邓少宏骄傲地说，与周围乡村相比，这几十年来，六罗村一茬一茬年轻人，很少出现打架赌博、吸毒、电信诈骗等现象。村民们们都以文明的村风民风为傲，不能说全靠这台晚会，但追求积极向上的娱乐文化活动，却是六罗村几代人共同的价值观。

2重门

乡村文化如何“茁壮成长”？

农民自编、自导、自演，节目或不精良，但正是这种代入感和参与感，激发了乡土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

“活”的文化，总是依托创新和坚守两条腿支撑。由年轻人自娱自乐办出的“村晚”，是怎样在六罗村坚持了34年？

“演什么、谁来演，完全由村民决定。即使我是‘村长’，也没有权力定。而且要是我说多了，肯定影响来年大家集资参与的积极性。”邓少宏组织了16年“村晚”，至今没有上台一次，“虽然我没上台，但我老婆是村舞蹈队的主力，我女儿是主持人。我要是敢说‘村晚’不办了，首先家里就通不过。”

自编、自导、自演，已经成为六罗村“村晚”的传统，并延续至今。当初几个年轻人无意中的实践，验证了一个道理：六罗村能坚持34年自办“村晚”，最重要的一条，就是坚持了农民的文化主体地位，激发了乡村内生动力，培育出了农民的乡土文化认同感。

由此联想到如今农村中常见的“文化下乡”活动：一是大舞台、精布景、请名角，场面宏大，但群众往往觉得“不解渴”；另一种则是“小剧场”，或村头，或河畔，几位专业演员与几位文艺村民，一起吹拉弹唱，其乐融融。

“高大上”的舞台表演为何不如村民的自娱自乐？原因就是距离感。有村民说，豪华的舞台看着敞亮，但在心理上有隔离，“和看电视没区别”。而村民们自己参与的节目，虽然可能音不准、曲不全，但身边人演身边事，代入感、参与感强，往往更容易引起共鸣。

文化下乡，不仅要“送下去”，更要“种下去”。只有让村民当主角、融进来，身边人说身边事，村民的精神需求才能“解渴”，才能激发乡土文化发展的内生动力，让优秀文化在乡村生根发芽。

3重门

乡村文化如何“开花结果”？

“村晚”不仅是文化活动的舞台，更是民意互动的平台，村民积极参与家乡建设，推动乡村发展

“村晚”承载乡愁。六罗村“村晚”的第一批组织者们，后来或读书或打工大多外出，但每年的“村晚”，成为他们共同的乡愁，与家乡连接的纽带。

六罗村“村晚”发起者邓伟忠，外出求学后定居广州30年。但每年只要“村晚”发出邀请，他都积极捐款和尽量参加。他说：“如果故乡只剩下回忆，这份感情就会逐步从乡愁变成失望，从失望变成疏离。现在有‘村晚’这个载体和纽带，不论多远，不管多久，每到春节我对家乡都有期盼，都觉得自己还是村里一员，愿意参与家乡建设，推动家乡发展。”

邓少宏告诉海南日报记者，他当村民小组组长16年来，村里让大家集资的只有两件大事：“村晚”和修路。可见“村晚”在村里的分量。几十年来，村民过年基本上都要回国，因为忙完“村晚”，就要“一事一议”商量全村的发展大计，大家都是主人，都会积极参与。

农民是农村的主人，六罗村的“村晚”，不仅仅是文化活动的舞台，更是民意互动的平台。通过这一形式，不仅让文化更加繁荣活跃，村级民主治理也水到渠成。

通过每年“村晚”的举办，村民们参与公共事务的意识、能力不断提高，参与渠道也越来越健全。近些年，六罗村在周围农村，率先完成环村路修建等多项集体公共项目，行走在六罗村，村容整洁，治安良好。

“我们尊重村民意愿，共同制定乡规民约，大家都高度认可。今年上级号召春节期间不燃放鞭炮，其他村严防死守抓人罚款，我们只是用喇叭通知了两遍，你看现在村里哪有鞭炮屑？”邓少宏自豪地说。



本组图片均由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若龙翻拍

### 融媒·延伸

扫一扫看视频

乡村春晚



一台春根春晚

凝聚了几代人的情感  
它见证了乡风文明的进步  
以及中国农村的巨变

总策划：曹健 蔡潇 陈成智  
执行总监：齐松梅 许世立  
版面设计：张昕  
视频拍摄：陈若龙  
视频剪辑：陈若龙  
实习生：符现

以文化振兴撬动乡村振兴，亟须统筹城乡融合发展，引导公共文化资源更有效向农村倾斜

上压轴节目。由于组织好、训练好，舞蹈队经常出去表演参赛，大家都很骄傲。“但现在每次请个老师教舞要好几千块，文艺培训上级能不能支持一下？”

“‘村晚’已经成了品牌，很多外村村民都来观看。这几年甚至还有一些外地游客，专门来农村体验春节。”今年村里好几家都开始改造房屋，发展民宿了，要是能把配套设施解决了，让‘村晚’不仅是自娱自乐，还能增加收入就更好了……”

村民你一言我一语，慢慢听来，其实就是他们自发自觉，用文化振兴撬动乡村振兴的实践和思考，更是对各级政府和社

会组织的希望和期盼。如何统筹城乡融合发展，引导公共文化资源更有效向农村倾斜，对乡镇村文化站、文化广场、体育健身设施等文化资源高效管理，共享共用，都是亟待破解的问题。有载体、有内容、有活动，才能成体系地丰富农村文化活动，变“文化下乡”为“文化在乡”。

乡村旅游振兴道阻且长，需要不断打开一重又一重门。但改革方向已定，我们都是追梦人。期待六罗村这样的草根“春晚”、文化坚守，能在琼州大地从少变多、从点到面、从盆景到风景，如繁花次第开放，共同筑牢乡村文化的振兴之基。

(本报那大2月17日电)

掩映在胶林中的六罗村。  
海报集团全媒体中心记者陈若龙摄